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六十八

建安葉子實編

謝試中館職

四六

全篇給禮臺坡初之始安之策濫中天祿爵為遲暮之榮
間命自疑循躬知幸功以東壁圖書之府上列星躔道家
蓬萊之山寶藏秘錄閔百王盛衰之緒為四海風化之原雖復
喪亂日尋艱難代有未見中秘之文多缺不聞多史之職不修
踵事增華於本為盛祖宗分三館以居豪傑有為之士闢四庫
以儲古今未見之書切近崇嚴雍容嘯喏使其肯次揚摧吞太

史氏之九流筆下淵源脩罔師公之士略故於任用皆本作成
兩業侍臣步武先於借路一時名筆情契擬於通家氣習尚傳
風流可想惟選除之甚重則名實以加優如某者少有獨學之
遇長無兼人之器術業荒於不試精爽耗於多憂流落以來浸
尋且老不而未至獲並俊遊訪簡編於煨燼之餘繼人物於風
塵之後自知無補其惡懇索茲蓋 某官識洞幾微氣涵英特
謂蕭相收先秦 佐開基而蒙教獻舊楚之典刑有同存國參
稽故實協贊謀猷要扶文物之顛乃見規模之遠肆今冗瑣辱
在品題某敢不益廣舊聞勉覓未効願五經之銓校雖曰世官
補三箴之散亡終慚前哲莫稍殫於歲月用仰報於生成

辱賜聖策

質之以詩書治古之所以傳

才唯尽志

下取鄙臣

訓之以喪祭孟子之所以論

筆不逮心

拳拳未列於孤忠

微旒續之聰明

寵榮有殊

簡策之所

瑣瑣僅能於小補

入廟堂之甄化

感懼無措

英俊之經

多文章經術之老成其間

秩以大官之稍勝

夙夜銘丹

亦公卿牧伯之任出于此

增以內府之俸泉

左右截軸

思慮不分而道明

使無芥蒂之勤以宰乎事外

顧影自惟

進止有餘而氣一

俾無塵直之累以泊乎胸中

無顏以寄

士遠於賤而為周之貴

當言而言豈為無助

網羅百氏之學

學得已肆而非秦之拘

有用而用所向悉宜

貫穿千載之間

庶安義考之養蒙

蓋取之甚隘則來者幾希

汗青簡於長年

冀小揚雄之終老

由待之既殊則舉思自奮

紀常編於卒歲

奉對西清凜天顏之咫尺

惟石渠天祿之府

極備至於方言

策名東觀近雲漢之昭回

秘金櫃玉枝之藏

其流及於瑣語

翰林墨客之文章

惟如齊諧之所誌

約六藝以成章

河洛圖書之訓典

微至釋官之所北

洞九流之領畧

煨燼竹簡發羽陵沒冢之編

得商頌十二篇者次逸詩之缺

科斗漆書雕魯壁淹中之索

取武成二三策緒止古書之遺

牂幼婦之徵文

討論疑識辨歧周拘鼎之銘

初無簡於是止

釋血蟲之訓纂

義止古文跡來漢頭陵之策

獨能問於何如

固將廣豪俊之儲 庶幾畏馬之專 落筆玉堂之上僅綴千言
湏以待朝廷之問 可以蟲魚之注 振纓冊封之遊濫陪群俊
述陶唐至于麟趾安所發明 序當今可舉之政事 論說無本
頌聖主之得賢臣或能論著 考先王已行之法度大辭不上
惟天祿石渠之政事 或出於秦人煨燼之餘 書尤難於盡信
乃皇墳帝籍之所載 稍見於汲冢斷殘之後 史已甚於闕文
竊閱諸手之異同 煥爛遺文上占東璧 坐尤迫於帝居
頗識古人之章句 馮陵危現古謂蓬萊 人或夸於仙去
由漢則子雲劉向以經術登庸 百度可現皆傳士儒生之論
在唐則九齡房琯以辭章入侍 四方來敵多山岩屋壁之書

博洽名家之士萃聚于東西兩京

一新東觀之討論

太平儒術之功浸淫乎類百餘歲

樂待英材之任使

使棲遲於涵泳圖書翰墨之林

梗楠杞梓聳昂霄之幹

以滋長於成就英俊人才之藪

珪璋琮璧抱韞櫜之珍

必籍良工

歌漁父滄浪之水但切懷歸

浪澄碧漢之槎

親逢大匠

入道家蓬萊之山何當夢到

寔是洪鈞之播

謝館職謝宏詞

天登東壁一星交映於皇圖

肆更歷代

自定制於紹興

地際西崑群玉非森於帝策

咸聚補文

每育才於天祿

運際治平當命大臣而舉數輩
統傳元祐亦詔近位而薦幾員

映青黎而過太一共紀昔傳
依紅雲而近玉皇多繇此權

謝試中宏詞

四六

全篇第石文陸已玷優科奏議詞林復叨首選顧統踰而
過望省庸陋以奚堪切以科目廢典繫時所尚文章高下

歷世不間採治道之精華聽詞人之鼓吹千篇炳若漢家興三
代同風一變粹然韓氏以六經為唱仰惟盛旦師用貞儒掃文
弊以黜浮蹈聖涯而復古設為異舉搜取通才命題雖廣設於
科條下筆欲深明於賦要教之以北門視草如親承拔燭之容

試之以西掖演綸使各盡涌泉之思學士登瀛而贊典於儲亮
武夫戍泣而詔出於宣公歲儼龍樓銘高劔閣詩書檄於座上
頃夫頭風得捷布於繡中執輕足跛至若表入皂囊之奏記銘
黃綃之辭頌所以美盛德之形容詩並陳乎六義序所以言作
者之意紙因貴於三都非能尽衆制之上苟足冠群英之選如
某省累瓶淺智而垂庸音青編雖幸脫於布帛黃卷肯慙忘於
登大業三年而才就氣再鼓而不衰終慙類脫之才猥預言揚
之列積薪以後來居上執曰當然長翮以高飛在前敢期至此
分非所擾恩實有埒茲益 某官道覺天民教扶皇極尹陽威
有德知克辭之可為房杜不言功豈蕭曹之足追範圍元化器

使羣才致茲冥頑亦預甄采某敢不錙磨鈍質黽勉孤衆執御
門闌願此在關之驥置身鑪冶敢為自躍之金誓堅素守之誠
丞咨太公之賜

仕或為貧則自鬻蓋非獲已

發天人之秘奧

學當務本雖屢中豈敢言功

陳道敎之本源

喻德意於四方

仰參造化之夫氣

苟其氣質淺陋而已卑

焉美聲於万世

是謂文章之極功

則其事業湮泯而不顯

蓋國寶須士

此朝廷掄才之要津

載述以考敘事之法

而治必尚文

而究詞設科之本意

表章以現應用之才

窺雅頌之尊高則商周之德道愈曰

自非有妙當世之語言

誦訓誥之深博則文景之忠厚可知
惠則以中有司之尺度
故畧保任之法使時不崇乎造請之風
敢意真精之選

而興以推獎之方使人自竭其磨礪之力
遽收極陋之姿

是所謂金馬玉堂之文豈容妄作
務求諸己不敢益進以逮群

未嘗窺石室柱史之藏安得其功
無溺文於廢幾力行而造遠

特聞科制人自謂於握靈珠
思喻分以起羞
文者貫道

甫上奏封衆皆喜於得天將
聲過情而知惧
世實須才

當無事以延詳
謹願俊以旁招
課其踐奏用現文吏之才

屬有求而備用
務俊英而樂育
究彼誓銘乃定大夫之位

濟濟登朝穆若宗周之化
彬彬聚闕灼然皇漢之風

嘉有非常之人

網羅邦彥

俾屬無前之蹟

追琢時髦

且比事屬辭乃典章之故實

豈壯夫之不為

用事六藝

而駢四儷六亦翰墨之彌文

固聖人之有取

時勸諸生

歌功頌德用有重於朝廷

雖投牒之且千來斯不拒

馳傲飛書事亦重於法律

而限員之以五中者幾希

屬當首選之人

命書官而掌事

顧得遇之特優

允謂唯才之際

詔宗伯以程能

且校量之甚悉

自匪

文高轡虎

金擲地以騰聲

楓震射策舊聯邪桂之名

藻擅摘鸞

鉞置囊而耀穎

蘭省奏篇復冒詆字之列

則何以

青錢萬選動居掌握之中

臯朔以俳諧自詆悔不通經

黃鵠一飛起遙雲霄之上

王楊以眩露相矜類唯致遠

致片言於帝上

叨榮過矣

惟鈍儒含潤色之英聲諧韶護

得大槩於胷中

喘分憊然

而止士蘊懷之操句挾風霜

何詞旨之無瑕

施諸實用

勒成功於砥柱草木生風

蓋淵源之有自

誦曰通才

述登像於陵煙丹青勒色

彩華纓而接武

播告多方擅燕許絲

善序者辨其華

繁大策以爭輝

形容威德掩卿雲黼

記事者提其要

陋跛漁之露布

惕皇露於諭蜀之詞

峭胃心之山嶽

小虞人之宮箴

揚大義於出師之表

銅唾咳之珠璣

試所長於一日

戰當孰勝羞提大敵之戈矛

烜赫治夷之雅

貴其効於終身

寸有所長不負平生之筆墨

鉤連群怨之歌

振騰揚眉馬成和氣

瓊杯玉輦輝煌希世之榮現

色共寵變

書錢點翰收入太平

陣馬風搖洒落驚人之快語

汗隨魂飛

儻不為縉紳草封禪書

獨當一面豈不成大丈夫

多多益辨

是必作聖王得賢臣頌

連中八科真可謂奇男子

凜凜大奇

填司月學海震百川吞谷之聲

輒馳窘步望毫釐尺寸之功名

破竹辟鋒森万丈倚天

之鈞

誓覓鹿編老三千六千之日月

尽搜天下之奇才

臨軒策士方搜絕異之才

一陷清義

不到孤生之名姓

隨問敝言誤占久虛之等

輒為廢人

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故捨其平生而論其一日 被寵若驚

通變者恐人才之未盡故諱於採听而畧於臨時 過情而惧

一之於考試而淹之於群萃所以為文私也然而才行之迹無由而深知

委之於家舉而要之於久長所以為無失也然而請屬之風或因而滋久

惟是賢良沒異之科 每中年輒下明詔 在家者能孝而恭

蒙用考試察舉之法 使兩制各舉所聞 在家者能廉而謹

臨之以患難而能不變 既已得直行已之大方 楊紕在前

邀之以寵利而能不回 然後責其當世之要用 積薪居上

學博者又須守約而後取 凡其中書之召命 卿作代耕之養

文麗者或以用寡而寬允 已為天下之選人 敢形于澤之心

御史得以求其疵始田察舉而先請謁公行之私寸陰不留
諫官得以考其素終用考試而無倉卒不審之患長技盡廢
蓋其取人也如此之密會公車之典昨方奉三元松之世
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揭詞科而試藝寔紀五不諱之誅

謝及第

四六

全篇楓宸新策仰策未只之誠冀陞第名叨中褒然之選
祗膺渙渥深切兢慚切以聖世搜賢非止奉循於故事儒
冠奏藝豈徒崇尚於虛文歎其明於道而達於時是以考其言
而求其効自成周舉士之法壞至西漢取人之路多寢更魏晉

之空疎存歷隋唐之綺靡士風流薄而操宇無當道術缺裂而
議論不公又况經術之弊至於乖異而尚專門辭章之失至而
雕篆而暗大牀雖人才之盛踊出於流輩而科目所得何補於
國家追還上代之人風克屬中興之華旦皇家投戈講藝歸焉
修文詳延四海之時髦存講三年之里選某王牀而斷國論雖
武資鉤軸之臣下明詔而發德音有博訪草萊之士東臨冲而
在御發清問以臨庭俯以葉石之言不指攀恍之說母甚高論
漢文所以命張釋之莫取虛名虛敏所以告魏文帝茲實大公
至止之選宜得絕類離倫之人自非洞識時宜詳遠國牀如仲
舒好古平昔所蘊者盡發於三篇如姚崇自知始終所行者不

外於十事則何以上副宸肯下當衆心如某有才匪過人行惟
修己執躅聖賢之訓箕裘詩礼之家小成慕曾者之三狀識愧
淵知之十歲陸賈館季試鄉閭意增益不能而先拂其所為故
起勉不及而猶恐其或失幸隨鳳詔奉預鴻書勉陪濟濟之俊
躍俄掃堂堂之文陣十倍增價喜逢伯樂之知一鳴驚人願聳
齊庭之聽退惟虛冒實有寅緣茲蓋伏過 某官問世碩儒斯
民先資當吾道不傳之任振斯文久墜之餘謂學者扭於見聞
競肆異同之論以公道止其取共用崇教化之原既嚴選於待
其才又薰收而無弃善遂令孱瑣亦預品題某敢不益勵操修
磷全業履動驚維維之誚勉全製錦之能滲漉思深上吞飛龍

之造蜚螭庇厚永懷接燕之安過此以還永知所指

槐庭第賦方濫跡於珍群

內史制書始命鄉而舉秀

節陞詳英遽陞名於雋到

大常零籍方射策以分科

坐秋啓扉並集千人之俊

因瑕庇於指玉猷已過三

賜袍在筭驟行一線之綸

收奔敗於誓師戰有借一

羞愧平津之策絕意上游

人寡鑒精難掩齊竿之僥倖

庶幾毛遂之奇收功下客

地窮勢蹙不容楚舞之回旋

龍飛在御欣承光問之初

棟籬下等遽昭明揚命鄉論秀

金注無功尚在漢科之一

真陞決科謬叨前列現國列賓

辨材鶴首方勵於頌刀

宗周論秀六德賓與萬人之敵

湛涯螭延遽聯於縹組

炎漢拳賢三通詔冊

一日之長

三猷楚邦荆山之璞

歌于郢中和者蓋寡

明明魯侯泮藻

一遇伯亦冀北之群

射彼矍相去者僅存

勉勉周王泚義

郁郁之文一變而至道

以育才為君子之示

聞虛結之已怯

炳炳之化三代而同文

以得賢為邦家之光

志芳錫之後來

惟鮮克愛莫助之

煙臂拒轍之唯

春闈旋進誤完群方

亦多見不知量也

繭綸盈車之引

文陞臚傳越升一等

水止錯而不動

切顧無庸之品

下賢書而旁午 齊庭飛

衡誠陳而不欺

仍躋異等之科

論上意之丁寧 禹門三級

馳傳之一封

計車之偕上

恍訝鈞庭之夢遊

矧惟叢尔之驅

邯鄲故步

張竟幹塊之驚去

乃中褒然之首

赤水遺珠

敬中楹而親試

自信孤軍之怯

甘從雙園之賓

馬傷易驚

署吳哥而精求

旁政小駭之堅

偶得塞垣之馬

數困猶聞

附蘭臺之淡墨

讀三威七穆

邦畿千里

誤書出蠅

瞻黼座之清光

誦八索九丘

太學十年

下車搏虎

圖南之翼

雷門之鼓

一日之長

免奏燕麥

鵬搏萬里

空北之群

陶壁之梭

諸公之和

雖墜承塵

鹿鳴三終

鵬鴉之秋

再鼓作氣

鄉老敲書

小子有造

空空鄙夫

驪駒之雅

一鳴驚人

春官貢藝

壯夫不為

濟濟多士

九閩生秋
百戰森庭

僅成牽課
靡中科程

九年太成
千慮一得

天顏咫尺
雷漢昭回

命鄉論秀
登策決科

謝及第

春闈較藝已誤甄收

名浮於實

上之取材也必求實用

天堦聖賜科更叨親擢

愧甚於榮

士之為學也不俟空言

益積蓄之有素

為選舉之本意

既乎中世之陵夷

豈僥倖於偶然

將網羅於若人

匪復前蹤之髣髴

學祇謀於利祿

遵三歲之規榮發由中之詔

逮宗伯之功名

志靡在於經綸

偕四方之計明來拔萃之才

御廣朝之臨試

威顏咫尺

議論誠當世之務

講天人之際如仲舒

清問丁寧

文章追化者之風

明治亂之原如賈誼

爰懲韓愈自為無李而能

攀英豪之逸駕

暮辭褐博之早

敢効文旣耻就有司而試

之翰墨之新功

朝飾青綸之貴

釋舊離疏俾脫泥塗之辱

默付無心可謂至公之選

馭風騎氣獲從汗漫之遊

一經精鑒孰懷偶失之憂

興能而出治雖先王本俗以教民

豈宜承李之墳材

有德者必有言故近世攷文而取士

冒廁諸儒之上列

欲治之君以得士為確

發於里選

思深渙汗

宜有諛言

非常之材必待時而奮

簡在帝庭

愧若負芒

少裨睿聰

大廷獻策嘗妄奏於孤忠
柄大公而取士
試益謹於端門
哲鑒辨才亦興榮於群俊
開數路以官人
策如詳於秘殿
謂辭藻所以枉才
破精以辨雲之賦
競寫青箱之學
謂經術所造士
故首以周之文
爭先黃綃之辭

射策楓宸已甘作黜
文章君子之餘事
國之休戚不係文章
第名桂籍尚獲榮收
節義天下之大閑
士之進退莫先志義
欲考終身之節
因緣附驥
紫宸射策上塵一夜之現
必現筮仕之初
僥倖化鵬
黃甲陞華中介三人之列
方流輩聳瞻於舉首
國家接千歲之統
凡公卿士大夫之多
而姓名忽次於臚傳
文章同三代之風
皆厚序科舉文中出

人為之驚 其進也爭於售玉 則取青紫木易於拾地芥

已得不愧 而選焉吝於汰金 而收科第安能如摘蝟髭

然微如燭火者或驚見日月之光 矧惟龍腹之宗 勉造明庭

且從來下國者或未知朝廷之軀 宜得鰲頭之俊 欽奉大對

趨玉陛方寸之地 勉傳上問之淵源 何草茅之微言

瞻大顙咫尺之威 灼見中興之樞要 誤冕旒之親覽

惟恨汗顏而血指 初無黃絹之辭 收故物於三十年之後

敢言忘目而中肩 復得青毡之旧 竊異等於幾千人之中

遠巡短轂 百額何補於時曹參宜次於蕭相 飛墨客之微聲

綉繹成文 三者皆出其下吳起敢先於田文 鼓丈夫之光焰

楊眉吐氣誓摩鵬翼之高程

詩書無暮於功名

文決猛戰

血指汗顏亦作龍門之下客

文藝久平於器識

詞森健鋒

稽康未嘗挾策豪儒橫行於万人

歷現慷慨可喜之士

相如不善決科風采僅現於一座

類皆洒落不羈之才

敗編缺簡耻為紙上之塵言

蓋抱其所得者駭世驚人

名山大川攬作胸中之秀氣

故施於有政者凌霄筆壑

本真爛熳於吳華

偉服衆衆動數百群

平吞雲夢而縱開步

名節飄浮於奔競

枯腸寥寥無五千卷

長揖乾坤而無四旁

十年蒲葉莫窺鳳虎之文章

獲見收於鄉大夫

自笑淺識

幾度桃花未嘗蛟龍之頭角

遂入貢於春宗伯

輕追後遊

投五十搯之餌而釣震海之漁 儒林根幹直欺山木之百闌
開七百里之羅以啖垂雲之翼 筆陣波瀾倒瀉銀河之千尺
蜚聲起而百帶動 焦唇燥吻者常然 惟上人先定於國是
舒氣衝而群怒引 紙筆含毫者屢矣 則多士不至於李非
孰卑亢自得之貌而炭 於時華 妄貪寸祿遂紆俗吏之青衫
飾雄險不媚之語而錙銖於有司 誰識此心長在古人之黃卷
獻翦莠之言方慚不俚 至德將降文章反以沮至真
拜雲天之賜偶沾上莊 大道不行聰明於是淫圣本
言隱於堅白自私之論 古義雖明灝噩之風不作
辨生於曖昧末季之徒 雅言或缺麗剛則之賦未上

獻賢能之書屢偕於秋計 設科不求實行世莫復於南周

陳治安之策猥第於春廷 對策徒尚恐言人執追施晁董

自熙寧天子之下詞方講明庶事之闕 在元祐者專詆變更

而眉楊蘇公之上疏已識斥諸生之諛 居昭聖者咸陳繼述

當聖君御極之初 聊脫落於白丁 程文祕禁上塵一夜之光

固舉取荀美之議 猥注擬於黃甲 唱第明庭幸預內科之選

士歎得志而澤民 簞瓢如在即安顏巷之貧 科詔一頒

儒以席珍而待聘 版築可捐出應傳嚴之夢 鄉書四集

此為士者所以行已 翩然遷谷之鶻 山東山西有將相之器

而有國者於之歛才 振若充庭之鸞 水南水北無鉤耕之徒

謀王軾而斷國論于以吐胃中之奇
爲飛魚躍志歸鼓舞之神
登金門而上玉堂故能任天下之重
車書馬閑不入鞭馳之手
試業以三年之遠
宜得絕倫博習之才
昔薦鄉書誤偕一鄉
致言於一日之長
以應側席詳言之意
比遊英毅復買雙鴈
明庭賜封晨趨中帳之嚴
款空輦北之群
顧非黃絹之辭
親札疏恩普拜丙科之寵
必擅牛南之香
曷副青錢之選
猷策楓宸故憲四變之列
士純習尚芟夷彫篆之浮華
第名桂籍俄忝六驥之聯
經有師承剗抉童句之固陋
歷世相思之科舉
扶搖搏北海之鵬
巨漁縱壑快若爭先
百土已隆之賓典
羽翼振羅之鷺
倉庚鳴春惡能自己

披典誤渾灝之文

形度靚密仰克天之俯臨

敷繹罔究

拜礼乐制作之間

寸數迅馳譽雄思之益善

楊摧木工

青綸五两用寬楊子之嗟

奮曹沫却齊之氣薄償表地之羞

白壁一双索過趙卿之過

脱孟明謝晉之驂警雪中流之憤

彫虫篆刻童子尚耻於壯夫

嚙拔者百金已意此時之必售

血指汗顏斷者徒羞於巧匠

吹鈿者一吹曾何微韻之足聞

卞足以剛誰伶泣玉之悲

鑒墜抱甕豈惟子貞之能驚

秦師後典終決楚舟之志

縱履杖藜或謂原生之甚病

寒谷未暖假郢律以潛吹

圓冠方履求自試者幾千万焉

石鼓無声賴蜀桐而震響

血指汗顏獲見收終四百耳

追強敵以當前初虞逐北
提孤軍而冒戰遂被光登
河伯望洋對北海而自失
齊竿委奏効東郭之款逃
驥或可怖將十駕而不憚
海如可學雖万折而必東
鎗鏃較藝方歸藻鑑之中
彤篆綴文忽踞豪雄之地
信已未能雖非君子之士
于祿為養蓋亦古人之心

鴻博有待固無忘九万之程
狗盜為功猶不愧三千之客
青衿不見謾嗟三月之何長
白髮以生尚恨一經之未究
列造帝庭直上万言之策
將還桂籍復先万國之美
駕馬加十駕之勤庶幾同至
蟠木為万乘之器實賴先容
思皇之誅多士雖頌播於姬庭
間出之有異人文章炳于漢德

頓芹藻以為羞因而薦帝
資埤畝而雜佩服以見君
陪貢庶於百郡每共計偕
飲試墨之一陞嘗從罷去
建漢庭之籍奏咸以名聞
周豐相之去賓靡有存者
孰列瞻天駭威臨於咫尺
爭覩落筆紛立若於堵牆

謝中銓試

楓宸燬獲方替趨而在庭
雲渥親深遽躋傳而唱第
選知言九變東都下深詔之華
開考季於一門唐家有德賢之盛
邇筆署乎重棘奏可而後行
錦几造乎中楹親臨而明試
喜孔門之德行宜居再仲之間
論唐室之文章姑處揚蘆之列

四六

布誠何知造雷門而妄擊 未嘗季間將簿領以空述
孤裘將御假羔袖以居先 安事詩書快膏梁而莫止

聲寔過情 眷情曾子之員 困責唯於試吏 優以進升

榮不益愧 紹乃蒙華之世 俾較藝於專經 汶其猥升

碩待遇之良厚 少慚鄉善非可畏於後生 切勉強於青衿

亦推擇之至精 長困天恩本難言之童子 妄激昂於黃卷

讀帝編而屢絕雖瑩苦心 頃奉修方之功 默探師友之淵源

數馬不以足知幾成博學 亟叨延止之恩 忘意聖賢之糟粕

期中樂於名教 輒起彈冠之願 孔庭詩禮衆各擅於家風

耻外戰於紛華 冀克泛駕之來 謝氏芝蘭人互矜於美世

雖博採蕪收不中程者蓋寡
而超資躡等預選者幾希

勉課淹遲之伎
僅成翫散之文

謝升上舍

四六

養士莫大乎季升從群彥之遊

朝廷開官職之場

論秀以告于王濫冠中年之選

庠序廣英賢之路

檐簷負笈者以意氣自謂

矧三舍復行而酌熙寧之制

操觚濡墨者以翰文相先

以兩科並習而同元祐之風

謹言動於規矩繩維之中

高下有分於程度
悵風塵之到骨

較得失於毫厘絲髮之際

升沉遂隔於雲泥
指場屋以驚心

躡等蓋一時之幸

其其躬吐握以下窮閭

惟其十有所能

限平猶三尺之拘

莫不經品題而作佳士

然後兩可以得

藝有一方愧難入翹材之館

鳳闕疏恩詎假賢書之薦

書仍三上願先登光範之門

虎園論秀幸從造士之升

朝廷兼兩科而取士

雖曰師曰友之漸摩

諒寅緣之所自

學校開三舍以養賢

本吾君吾相之教育

豈僥倖之或求

先生館下皆立文進學之辟

孰敢荒于嬉而毀其隨

酒祭堂中或坐與彈瑟之燕

莫不揚以言而進以德

限年雖金甲之拘

今日知音止流水高山之際

撫已實私情之幸

他年造化在春風夏雨之中

若德行道藝之可書

凡著錄者以千計各負所長

皆豈日月時之所攷

今預選者僅千人中非尔力

第論孰優而孰否

苟非馳籍甚之名

豈期揚糝之在前

奚患不公而不明

何以為褒然之首

未免以竿而濫進

謝發舉

四六

全篇三歲程能初効遼東之獻一朝得雋果空驥北之群

第愧輒生誤塵鴟表竊以為虎為鼠用不用之時壹龍一

猪學不學之在己屬庸主天歸之日得貞儒鼎補之功養賢人

以及方民萬矢文德以洽四國設兩科而登清期數路以賢功詞

賦者有機雲俊逸之才明經學者元歆向異同之論一飛鳳詔
四奮鵬圖巧摘黃絹之詞兼中香錢四選八欬未易知也才唯
不期然乎自非有妙當世之語言何以中明有司之尺度如某
者輪囷蟠木局促狹狹無洋宮濤四十載推鋒大陣大小百
餘度幾三釜之及親不負一經教子茲誠率馬而以驥敢謂轉
衣而為裳白雪陽春雖云寡和高山流水必有賞音此蓋伏遇
某官學海淵源儒林根柢議論四方之矜或才敵一世之表儀
扶起斯文作儒宮之柱石唱鴻吾道為聖間之笙簧自絳帳之
南來許賁矜之北面皎皎屏間之月旦琅琅胃次之陽秋其點
筆端載如芥藻鏘顏爐裏曲為陶甄豈是不材亦皆有造某敢

不習非勝是溫故知新賜也幸聞於文章參乎有見於忠恕誓
死佩先王之教志願酬國士之恩附驥過都超三千人之術業
文風破浪起九万里之扶搖賢閎較藝慚非江夏之無雙天府
登名偶預愚庶之第七

典學校以隆教養之方

穆穆唐虞之世

崇師儒以盡作成之術

閭閻洙泗之風

鼓篴八千小大宗之正現

儻非脫穎之才

圖橋億萬過明帝之承平

曷預中程之列

既每歲以考其藝能
盡掃挾書傳義之弊
躍龍門之浪穩
復三年而登其秀異
俾無使名失實之徒
棄魚化之風高

附鳳翼而攀龍鱗滔滔皆是

昔年奮志嘗陪一鶚之氣

拔犀角而擢象齒比比有之

今日叨榮米糴双鵬之巧

假館而依漕鄰猥亡籍甚之聲

清談

衆口謂如捨芥

越境而干薦書偶中襲然之首

私心愧若負芒

竊念大江之西

廬陵居士乃今世之孟歸晏曾子父

夙號長材之出

臨川先生即本廟之燕許劉孔弟兄

魯直擁詩壇之苑

典刑尚在縉紳走集卒遠千里而來

泰伯振經邪之鐸

風俗猶存布衣賓與僅有九人而已

茲避東甌之嫌

北顧休於計臺上下馳聘益我數十年之間

俾赴南昌之試

更裁損於貢籍南北搏扶妄冀九萬里之上

豹尚依於倖館猥出後塵

茲類舉於星輅

當獲飄飄之韻

鶚預薦於漕臺泰登前列

爰選升於天府

詎庸碌碌之流

侯門之客三千卒多長策

補官初選法當移試於漕臺

使部之民十萬間有異材

較藝俊遊幸輒登名於天府

並清試

虛慚芝詔

得即可升千佛之名次

三年刻玉敢矜楮葉之工

實愧蕪文

否則欲問諸天於定中

一擲成盧偶比搏蒲之勝

故教人爭惜分陰知此夕焚膏之禁

始聞命以自疑

况曰戰席待寸缺匪異時挾策之容

卒徧涯而知愧

行百里而半九十肯綮如策之勞

大匠程材深積弃營之惧

去六月者擊三十政籍登門之化

群英入彀遽叨未菲之收

望道未見方規夫子之裁 思樂于泮案帖上遊 俱集寵初
在邦必聞又沾諸侯之薦 論秀于鄉復慶前列 幸踰望始
奏詔書林願効范公之後入 儻如麟復誦止學於大庭
策勲詞壘濫從東郭之先登 前作鵠飛抱遺經於窮巷
日麗宮槐袍如立鵠 書雖天府之所 奪於外物之光荣
霜清闌棘子若栖鵠 心實衡門之舊 成世一時之驕溢
電掣星馳走姓名於四境 拘徃貨來豈市廛之異事
波翻雷動沸謠誦於九衢 春耕秋獲非畎畝之奇功
遂容孱瑣 得之者既無矜容 始終本末專探討於大原
亦預品題 現之者亦無羨色 用舍行藏付窮通於正命

請循其本

以儒獻藝

是雖鉉槩之常

經術綱淵源之學

初無足誇

以藝中程

蓋亦農商之比

詞童收葉藻之才

馳騁固邕

負万人敵

文場較藝深斐然之粹

鳳詔首領

顏頤燕許

爭一日長

天府登名偶叨作者之敬

蟬蟠崛起

雖失無雙之舊物

切以國家之取士

豈容瑣瑣之流

幸收借一之奇勲

莫先科學之得人

或玷錚錚之列

鮮順拆角學皆富於淵源

負內相之才者論本仁義

嘖心旁惕又悉上於雕篆

奮少年之銳者策陳治安

筆俊掃千人之後

鷄在秋天已借風雲之便

言發性情之詠

詞鋒登八士之先

龍騰春浪更資雷雨之恩

鯨魚風雅之文

蘭宮三黜方驚壯矣之光聞
槐市重遊偶幸哀然而為首

切惟國家真異日卿相之儲
故以科舉羅一時英俊之士

上之取人既以名而為重

故決藝孤之中者咸願先登

下之求進亦以名而相高

而露囊雖之穎者昏期竟

螢窓隸業慚李詩謝賦之工

廣闊數路惟鄉里取士為公

鶚贖薦賢叨王後盧前之列

並設兩科獨詞章得人尤盛

國家當閒暇之時

言發性情之詠

江楓洋草之新奇

學校謹漸摩之教

賦兼風雅之文

上林甘泉之放逸

文高大白詞成奪錦之榮

屬三年之大比

當三年鳳詔之頒

才美相如氣吐凌雲之壯

慶多士之用來

合五色鵲袍之中

文場決勝曾徵黃綃之許 舉三年之盛典 革猶藝之一新
貢籍登名復預青錢之選 搜四海之奇髦 屬睿生之再造
一札星張 近庠序者蘄蘄而露頭角 非徒較今日之空言
四方風動 處巖而者于于而振衣冠 抑亦究異時之實効
才擅九流者播鏗鏘憂玉之韻 沉酣術業者皆折角解頤之後
識該六藝者摠經天緯地之文 優游文藝者尺鑑金振玉之奇
十載難窻頗孰三冬之風雪 鏖戰文場再鼓木衣之勇
九秋鶚表亟開万里之雲天 薦名上國遽收必勝之功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六十九

啓

自叙

四六

名薦書而匿下士姑以為貧
累章服而揖上官蓋多可嘆

焚膏繼晷祖知為學之方

飲水曲肱殊乏資身之策

區區瘦馬生憎俗吏之紅塵

兀兀蠹魚死愛古人之黃卷

昔為燕雀曾陪鴻鵠之遊

建安葉菁子實編

東鴈雙飛既不關於多少
大鵬斥鷃亦各適於逍遙

犇角鳳潛既待用以皆宜

蟬服龜腸亦屬敬而自足

漆雕方仕素懷未信之慙

月向為官弥積多傷之懼

老將至矣未甘四十而無間

今此鷦鷯自脫鷗鵬之望
新樂之叅古樂何預止聲
小巫之見大巫必彈靈氣
向子平之家事猶累累心
陶靖節之吾廬但馳去夢
無蜉蝣之成大周明學術
有流離之長醜自取世嘲
每留不進信有類於賈胡
欲問軒蓋恐見訶於龐史
問非一師雖及游夏之學

學恐失之尤恐寸陰之可惜
回首東隅嗟桑榆之已過
乞身南畝幸松菊之猶存
棕鞋藤帽雜青箬之溪僊
枹面霜顏真黃茅之瘴叟
舊文卑弱空驚賈誼之過秦
素譽寂寥良愧陸機之入洛
陸機閱史尚靡識於揮麈
枚臬屬文從率沉於龍斂
材殊歸信出奇能辦於多多

身兼數器終匪薛宣之能
幼探經史豈徒傳誦之云乎
學失根源終亦陋儒而已矣
如禽合之器是何足以容黼
如乘櫨之材彼安能以勝梁
處冲季孟之間僅之所立
甘陵南北之部適幸兩亡
以愚自信曷嘗稱傳而毀丹
與世何尤不暇去與而歸
粉培樗櫟於豫章杞梓之下

事類陽城占故僅書於下
始至絕文中散不堪於世界
未能力疾士安無損於天和
涸吏之渴未能宗九仞之泉
跼步之休何暇種十年之木
洋然迎餌詐為方氏之魚
兀若畏人反類羊公之鶴
文辭訛謬久貽醫讀之議
骨相虺隤敢歎監車之阮
班超論事言但處於平平

吹簫簫於黃鍾太呂之間

何武居官警敗期於赫赫

自守而已僅如跳牛之蛙

祿過其量豆區而受黜鍾之威

所能已乎真若緣壇之鼠

任窮所能雖力而責制戟之用

卧漳濱而養疴賓身茲允

顧未知漂漂將如何爾

折腰自歎

吊湘纍而感賦此語述招

亦安能讎讎爵久居此乎

顧影誰憐

心似子雲雖云恬進

龍龕倚門巧雖不足

業本箕裘之紹

病同司馬亦既倦遊

優游卒歲拙自有餘

分惟鉛槧之親

吁吁坦坦而乞柳巧

已成老子但未白頭

垂緣閤閤之思

矯矯元元而逞歸窮

空對西山殊無爽氣

得維箕裘之業

伏朴喧囂未能免俗窮疑有鬼但覺隨人

三登名於禮部

而簿書期會要在安民仕豈豈無梯莫知措足 一冠選於銓曹
縱得句誰置錦囊 想前輩之風流自憐俗狀 驅馳一對

每看書味憂惱

謂名臣之勲業殆若神人

往再三年

偶撈毛義之檄

鉛刀忽值於盤根固難剗幸脫簿書之冗

獲宰鄒公之卿

駕馬親逢於良御尚冀騰換符尋文字之盟

少學壯行妄意事功之自見

書馬粗知五尾頗明謹畏之方

村踈智短終無尺寸之可書

食蟬莫辨二螯殊乏疏通之識

初期陵厲驚遷木以高飛

涉獵書林安知朝滿夕除之慮

豈謂遭迴魚緣竿而莫止

牽聯仕版姑為仰事俯育之謀

賦蘭臺之風窟莫追於筆陣

雖諳昌黎壘壘之窮

曝茅簷之日倦欲老於墻陰

安得元龍湖海之氣

分隨太史牛馬走之塵

技能無襪線之長

始辭種楚

濫得正元龍虎榜之烈

遇事有鉞刀之割

和嘆絃歌

雖前輩不可扼其風颭

枯枿敢期於出菌留連既類於賈胡

在今日焉肯隨其波浪

傷禽終恹於虛弦倚著還同於秦質

始其敲朴之喧囂謀訟之位

若常苒苒役夫思慮之中

與夫文墨之紛散簿領之沉迷

必欲每每決於耳目之際

折腰向小兒而羞

身局促以何依

驚力一官

一登宦路

低頭負野人之愧

足趑趄而不進

強顏寸祿

數困窮除

花磚紅藥起家已負於初心

四方浪走莫遂一廬之安

槐板綠袍報國尚期於晚節

千里竭來實為三徑之計

早晚巾而筮仕

素乏寸長豈為鵲鴻之望

居有白墻之患

因歛板以趨時

歸無二頃未忘鼠雀之求

動多撻垣之虞

餬口而之四方失之拙宦

始掌入官動皆撻垣

淚濕牛衣

折腰而為五斗難以自高

不習為吏居若面墻

愁生髀肉

焉能治都昌而化豺虎

殆藏霧豹之文章慨感劉資之未弟

僅看落山陽而尸鼯踪

空羨雲龍之頭角惜憐李廣之不侯

天獨與之迂愚

賢閭肄業誰憐寧越之勤

一官奔走於塵勞

人皆笑其疎闊

俊級登名敢問賈生之少

兩任沈迷於荼苦

栖栖嘆已之未逢

高山流水良之知音

量村揣分固將老焉

落落與世而難合 白雪陽春終乖寡和 置散投閑迺其可者
自貽空地之羞 乃治滄冀喪之緒 陪多士以決科叨居第甲
遂絕厲天之夢 將奚墜閤閤之傳 課宏詞而就列誤在選中
學未達先王之言 棄繻憤排朝昏太學之鑿鑿 世修良治
名不掛通人之論 映雪飄零厭飫古人之糟粕 家護青瑣
嶽岿歷落之可嘆 轉喉多觸諸之聲 喜有季路負朱之養
險阻艱難之備嘗 炙手無可熱之勢 追悞毛生捧檄之懷
無少成之美取譽於屈奇 握素披黃嘗接先生之論 握依
有因學之頑見強於杆格 懷鈎提槩屢陪長者之行 佔畢
史三冬而詎三 思九例以求泉 剽剽官之談說豈造精微

學九年而未成 遂十駕而追驥 切衷氏之呻吟僅存糟粕

青燈照夜如舊學校之藝鹽 耕道獵德而僅有初心

素髮驚春作老諸侯之賓客 種學續文而幾無餘力

雖塵埃極楚備嘗奔走之勞 百年東園之衣冠浪叨父任

而燈火簡編敢廢平生之業 一命南州之簿領懼辱居恩

不能操刀使之制錦 慨然慕前賢出處之優游

未嘗登車何以獲禽 嗟呼為俗吏俛仰之牽落

且公事雖為可了 府官之責以至於勉冠 進退於時不可

然人情恐有不堪 齊邦之見而羞其束帶 行止非人所能

繩樞甕牖之家 宦京師桂玉之資 幸郭外五十畝之可畊

布衣常帶之士 厭太學盛鹽之味 況家藏三萬軸之猶在
師交漸摩初未能丰袁豹之學 覽惠子之五車 為貧干祿
宦遊數譽固已遂一王尊之身 破少陵之百卷 既壯登科
北阮之緒偶貧獲安藜藿 幸不習農工商賈之業 閑閑
大取之才最即獨決科名 粗知求仁義禮樂之原 冠纓
稟生驚緩但務退藏 學雖有志徒知泥古之虛言 盧前
賦性堅頑不知變化 仕迄無成靡有資身之良策 曾伍
脩魯名之不立 趨時不達於變通 蟬腹龜腸中慚義餒
顧短技之已窮 應物多成於抵忤 廉頭鼠目望絕侯封
氣無湖海之豪 孟孝裕為無所嫌 韓吏部年老而身用

心有丘園之素 稽叔夜處世不偶 孔北海意廣而才疎
青雲絕望器許誰與之佩刀 百世之下莫究聖人之大全
白眼相看遣去幾奪其手板 中平以來不堪世路之多故
始遊翰墨謂功名可求而必可期 飄然隨牒驚短髮之半華
中涉艱難知時命在彼而不在我 聊以代耕悼初心之已遠
傳緒業於父兄 淺間甚陋莫知貳負之名 固宜守寒士之窮
之淵源於師友 單見易窮豈識揮犀之字 寧復有熱官之望
挾策於前輩彫零之後 敬業樂群粗熟周鄉之射御
彈冠於殊鄉轉徙之餘 陳力就列浪陪唐鼓之英雄
江海之送日月多病與衰 一命江湖無蚍蜉蟻子之桴

鷄豚以燕春秋久閑而廢

窮年書史有螟蛉鳳凰之朝

師交古人幸襟期之猶在

狂顛愛山未亡餘習

英華無幾

塵埃滿路羞吏役之徒勞

折腰為米已負初心

局韻大拘

初不能皦皦以活名

辨舌敢矜於堅白

學淺鮮而不根

亦不肯泯泯而隨俗

夢魂不到於軟紅

氣萎楚而易涸

既未能赫赫以動人

幸從庠序之外官

家有一鍾之石

固不善吁吁而徇物

不廢絃歌之舊習

篋無三上之書

學膚淺而不韋

似是馬曹恍復迷身於半世幼水強而不慧

辭底滯而無韻

不探虎穴固知坎壈於窮途長錐鈍以無奇

仲寶子孫未甘寂寞

撫九折之臂遂亡不武之慙規約一斑

西華兄弟幾至彫零 憂三咽之言寧免無文之誚哉燭兩角
李榮下中素微於品目 究蕃露於一經未識懷蛟之夢
賈山淺獵風病於空疎 效甘泉於四賦終慙吐鳳之材
焚膏經畧親細字於短檠 漫剪楊葉之孤 歸棲得助之江山
安步當車并悲歌於長鋏 低躍桃花之浪 再托可親之燈火
謂薰酣文史者不可奪其志 三復斯言名教之中自有樂
而沉迷冊墨者異乎吾所聞 一行作吏州縣之職徒勞人
浩歎傷弓之鳥動輒驚弦 指鼠五枝而窮 治經獨傳家學
其如重食之蟲未能忘苦 鉛刀一割而鈍 為文不顧世知
論事迂闊而不能動人 樸樸不足數 薄采泮宮之芹藻

讀書疎畧而不以應敵

濩落無所容

備嘗太學之壅墮

智昧適時豈栖栖而為佞

生江湖卑薄之地

徒憑藉於家傳

學知是古但斷斷以無他

遠京師英俊之蹕

復浸淫於儒治

辭氣訥訥不合古人

杜心浸癖

雖成敗治亂之原粗知其畧

經術疎闊難應常敵

資性成癡

而篆刻彫蟲之學本非所長

技止此耳望幾絕於清流

孟明三舉以焚舟僅成霸業

行或使之萌遂忘於大敵

卞和兩敵而刖足幸遇良工

經固弗明

如切如磋而師友起予

求思簪紱之傳

道未有見

必躬必親而父兄誨我

勉學箕裘之繼

遲疑而無奇

辛勤筆墨之生涯

次疑段以無奇

映雪囊螢

迂踈而寡要 吟落蓬鹽之況未 性冥頑而不慧 編蒲緝柳
才磔裂而無韵 學勉嗣於家傳 讀過秦論學纔止於平平
學膚淺而不根 文疆追於古作 誦詛楚文言不期於怪怪
瓠匏落以無容 謾有浩然之氣 灯火可親幾對韓檠之三尺
樛曲奉而安用 愧非卓爾之才 簡編不廢屢閱井書之五車
為文不免寄入雕下 徒以少襲於箕裘 早緣塲屋之藝文
讀書未能自信胸中 粗能不弃於俎豆 獲備朝廷之器使
趨經庭而承詩禮之傳 但知斷斷以守已 書創早負所學
依韓門而得模範之正 寧能役役以從人 臨文或抹於茲茲
歷落壯懷 泥塗久困 誠嶮岨可矣之人 軒冕視為僮束

寅緣世祿

禍患相仍有悵倉無聊之態

披簡時驚於伏牒

操刀而製錦其傷實多

迂踈縵仕難馳效

再割鉛刀

學縵而安孩亦有乎熟

背珮陳人不仕唾

已陳芻狗

自分鴻冥于世表

遠避江國未聞方士之赤九

振衣避席

豈與巢拱于人間

僻處荒區寧有仙人之絳雪

欽叔趨庭

力微非致遠之才

處世何為若鳬鴈去來之教

三致意

學陋無適時之用

稱名無取之鸞鵠停特之風

九頓首

簿書小吏之材

親委吏之細故

興已遂於雲鴻

賀厦称切

章句腐儒之學

將書生之大言

福乃同於塞馬掃門無因

蓬島回頭恍隔弱水

蘭若翡翠雖或可觀

其行倍費於索塗

桃源路斷空記落花

元酒火羹鮮能知味

決起復從於空地

一行作吏

洞如輒難之楊髻

故詩書執禮雅言之所習

再轉為丞

瘡甚輟駒之驥首

凡直鯨多聞益友之相從

頭風之愈微之才

駕短輟於羊腸

貧賤不能移

扶策于世

腹疾殊從軍之語

垂獨重於冰井

名教有至樂

妄意濟時

富貴儻來不入清霄之夢寐

有顯愚好古之心自知迂散

名教可樂益遵前策之典刑

無廣博為人之學分甘弃捐

以而學文本聲律彫蟲之被

讀書雖勤未免是古之累

出而從仕有狂狷嬰鱗之患

更事雖久終無適時之才

製作淹遲而不工

漫落無所取村

移山之迂而力不逮

思慮短淺而不教 踈於不適於用 補天之闕而技已窮
氣索於三竭之餘 荷兩朝之眷恩 仕前望三十人則為已過
賜危於九回之後 極四禁之清華 官欲止云百石况復加多
空踈之學固斐然不知裁之 徒承清白之遺風 半生艱厄
懸拙之村况老矣無能為也 幸遇明昌之盛旦 萬里危栖
以徇續貂蚤從大夫之後 不惟舊學之荒唐 乏通明之才
問牛知馬漫成俗吏之歸 自分清塗之復隔 守迂拙之學
箕裘末學偶玷名科 雖學存於古而言輒謂迂 凡骨難仙
樗櫟棄材寢階膺仕 但志切於時而舉不知務 壯心已老
定交鈞輒不知歲月之多 三休自處素竊慕於忘懷

借路常絃未覺悔尤之寡 七審旁求實有稽於立志

既未能以此而易彼 搔首著書頗欲為千載之計 著龍無角

又何病持方而入圖 析腰作吏長恐寒三徑之盟 畫虎不成

問一得三幼被孔庭之訓 倦遊州縣每同鳬鷺之行

在十去五長諳韓子之窮 夢想都戴絕望鴛鴦之綴

學不足以造微 早慕功名未歎儒冠之誤 華髮駸々而歆雪

文未之於逮意 晚諳夢幻方驚客枕之迷 故人落々以如星

自笑蠹魚生死不忘於文字 徒緣家貧須決科而求仕

有同鳬鷺去來誰計於江湖 既乃力困卒望道以迷方

適飽蠶鹽願畢多生之債

少而好學竊嘗有志以在民

俄分朱墨俾窺未見之書
仕則數竒遽以無能而敗事

自惟斷而無他技
快意適於當前
雖左朱右黃未嘗去手
不能碌以取世資
讀書不求甚解
然賦白分墨徒覺費心
系出簪綬軍平之後
十載常竒而少偶
春心過而動成悔
才非丘園耿介之良
一官數免以稀迂
時偶窮而少所諧
自惟後閑置散無所用心
擁鼻賡洛生之詠
偶策名於仕版
獨有挾策讀書庶幾求志
掉頭歌梁父之吟
濫廁迹於英躋
固未嘗感嘆怨懟賦南山種豆之詩
以為章句之儒
祇自傷流離窮困琢元都訪桃之句
晚食世家之祿
聽民訟於下邑服簿書三載之勞
止足何求敢望追於振鷺

推商貨於中都職筦庫三年之冗
退藏是欲徒竊望於冥鴻
簿書獄訟在乎已出屢忝於將明
侵于州縣已員初心
玉帛鍾鼓云乎哉入幸陪於制作
奔徒塵埃訖無小補
青山為吏甘簿訟之勞
生幸逢於聖世
妄窺聖學之淵源
朱邱橫經謬真師儒之選
學不逮於古人
竊陋古人之糟粕
絃歌宰邑盡君子之愛人
不自知其寡淺
心雖喜國
鞍馬從軍豈書生之能事
獨有志於高深
才不適時
進無補於謀謀
信道粗驚徒歎慕於古人
大不背於特流
退不堪於繁劇
謀身甚疎初不虞於群小
學僅傳於家法
壁水文昌入都華員
畫蛇之足
早懷許國之忠妄希前輩

綉衣皂蓋出奉優恩 蒙虎之皮 終乏適時之用可謂腐儒
雖斷斷以無他 在簿領沉迷之冗豈曰能之以所聞於詩禮
煩惶惶而自信 顧牒訟倥偬之勞所閱多矣欲自奪於功名
誓為蹇蹇之匪躬 擬株拘之處身豈云有道 斷斷無他
耻計容々之後福 泮泮統之為事敢冀以對 沾沾自喜
凡聽聞於師友蓋匪空言 登造士之科粗識淵源之所向
庶其試於事功不為近效 參掄材之選益知忠義之可為
一介未於村惟樸拙 早從前輩聞長者之遺風 橫草之功
丰生清芳學父荒蕪 晚託後車竊先生之餘論 負薪之疾
涉世每事於揭厲 安以乘流自信河中之水 晚負二三之臣

謀身素拙於從違 疲於抱甕豈知井上之機 初六千一之慮
拔乎靡密未鹽之利 刻意古書雖不欺於暗室 州縣之勞
寘彼寒空鵠鷺之班 強顏流俗常恐蹈於危機 簿書之守
荷寵祿之頻頻 學不足以自信 蹉跎場屋之餘得地千里
校事功而寂茂 知味可以與權 偃蹇縉紳之後在天一涯
少年有志頗妄意於功名 一經皓首已孤螢雪之功
晚節無奇自忘懷於軒冕 五斗折腰徒而未鹽之事
家世所傳惟禮樂詩書之習 早遽落於學俎莫舉其華
宦途寥偶因塵埃筌楚之間 晚羈遊於宦途祇塌其翼
五世素業空惜彫零 楊雄思苦初不為場屋無之用文

千載明時尚思奮發 李廣教竒蓋已動山林獨往之志

藜藿雖無太羹之望 甘嗜古人之糟粕 心倦倦而雖在

畎畝遽忘華軒之思 遂成涉世之膏肓 髮種種以奚為

學以閤身每助躬而守道 遐途不感之年 仕雖迫於為貧

得之有命耻屈己以徇人 將墮無聞之域 學本期於謀道

登青瑣而上赤墀亦云晚矣 邦畿論秀三玷賢

坐黃堂而飾朱戟豈所志哉 朝臣評文兩塵科

尺鵲翱翔未出蓬蒿之外 頗或縱以歌商 人不可以無學

靈魚生死不離文字之間 亦焚膏而繼晷 仕有時乎為貧

庸庸集雍之鷺吾何嫌何哉 誤身常恤於儒冠 竒形遊世

紛紛泛水之鳧我則異於是

拄頰羞持於手板

隻影弔身

擔簦蹢躅八經蜀道之艱難

千金散帚雖垂甯已之明

朝齋奉鹽九涉虞庠之寒暑

尺璧寸陰常激兢辰之念

書馬而閼已虧萬古孝謹之風

去無負郭二頃之田

盡虎弗成寢誤伏波子姪之戒

居之中人十金之產

一官補外濫陪簪笏者三十年

操心與慮患皆危

積歲平遷叨紱而綉為二千石

間道及謀生俱晚

功名事業半已負於初心

五斗素餐徒喜鷄豚之養

刀筆簿書或未甘於使吏

十五黃卷僅隨鴈鴛之行

悵乞巧以無因

學僅盈於耳剽

綴爾雅之蟲無既非磊落

欲韓窮而安可 道莫著於心潛 習枚舉之賦頌終類俳優
有志患極陋之累 河伯順流而東始旋面目 藝勝非撥煩吏
無宿資蓄貨之因 尺鷃騰躍而上不過蓬蒿 馬馱無御才
文詞散轍慙無倚馬之工 僅在一得之愚 志空大而莫酬
才術荒疎曷造解牛之妙 動有五窮之技 才愈疎而難用
學術至迂而難極淹該 周：仲：以全其真 訟資甚鈍
政經甚昧而昧語詳諫 矯：亢：以窮於智 膏韻至昏
苟飾心於固陋何王之門不可曳裾 學荒蕪而無所殖
悟久處於清閑冰氏之子烏能扶炭 才臃腫而非所長
布帛僅免於酸寒 一親靴板 祿聲斗声 齊戍之瓜屢往

纓笏遂牽於羈繫 坐困簿書 致亡絲髮 漢廷之竹幾分

善事在位有愧盧叔倫 丰生清苦功名屢於悠悠

殊乏吏能不減李文博 萬事朱愚歲月復嘆冉冉

珠海金山課難登於南率 珉珞賤賈徒費磨礪 以牛捕鼠

園禽池草焚不到於北堂 甌甕麤才易成玷缺 緣木求魚

但存青蘊獨無愧耳 方賈山涉獵雖曰同歸 松菊 死天

能看幾頃其好如何 視井卅紛紜終然異趨 尊鱸 敵帚

莊生晦迹借檣散以唯凋 莊生晦迹借檣散以 拙宦大美

邢邵進身恐花狂而自落 鈎直失魚自知其拙 窮途昌歎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六十九